

文藝創作叢書



侯 唯 動 著

黃河西岸的 鷹形地帶

詩 集

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滬 491 (103—36)

黃河西岸的鷹形地帶 · 詩集 ·

著 者： 侯 唯 勳

編輯者： 文藝創作叢書編委會

出版者： 華東人民出版社

上海新鄉路一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滬1)1—5,000

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

前記

抗日戰爭時代。我們底模範抗日民主根據地——陝甘寧邊區地圖，形勢像一隻健壯的雄鷹在飛翔。

詩篇裏底環境——關中分區，像一隻銳利的鷹爪，伸出去向匪巢——西安突擊，威脅着蔣匪們在涇渭流域的血腥統治。

這是陝北革命先烈劉志丹、謝子長二同志在土地革命時代所創造的陝甘蘇區。

蔣匪在當時，使用其忠實匪徒胡宗南底五十萬大軍修築了五道封鎖線，和河東的民族敵人——日本法西斯，四面包圍着我黨中央所在地——延安及邊區。

詩篇裏偉大自衛的行動，是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間，關中分區邊境上淳耀縣的『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戰鬥，當時毛主席底有名指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詩篇裏所刻畫的幾位農民英雄，在黨底培養下，都是從鬥爭裏鍛鍊出來的年輕小夥子，這些可敬愛的新人物，爲了保衛自己階級的利益，爲了反對反共、妥協投降的蔣家匪幫，英勇地向敵人打擊，並且禁得起敵人殘酷刑具的考驗，和禁得起愛情的考驗，正確地認識『任務重於生命』，堅決爲黨底事業犧牲生命。

一切都由於人民翻了身，一切都在於今天的光景已經很好，而明天的生活還會更好，直到最好。

經常武裝進攻的結果，被消滅了的是蔣匪。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開始了他底最愚蠢的冒險，率領幾十萬大軍，疲於奔命地在黃土高原上作『軍事遊行』，瘋狂地實行燒、殺、搶的『三光政策』，砍盡我們民族始祖——黃帝陵墓上的參天的古柏，打倒歷代敬祀的大石碑，去修工事，一羣野獸污穢了聖地；破壞了我們革命先烈謝子長同志底陵園，焚毀了邊區創造者謝子長同志的屍骨，……極盡法西斯毀壞一切的兇殘，向我們心裏深刻地種下了仇恨的種子，復仇的怒火燒遍了全西北，全中國。

毛主席及黨中央始終留在陝北，領導人民來向敵人進行全部殲滅地打擊！

我們底英明領袖，和人民同患難，和戰士共甘苦的精神，是非常使人感動的。

經過了土地改革，人民翻身了；經過了三查的新式練兵，士氣空前旺盛了。全部解放軍進入勝利大反攻，西北人民解放軍光復了延安，挺進到涇渭河谷，長城內外，沙漠草地，天山南北，黃河兩岸，解放了大西北，把自由和歡樂帶給了各民族兄弟姐妹。從此，我們祖先發祥的地方，也像全國一樣，成了各民族的幸福大家庭。

蔣匪及其主子美帝國主義，已經被從大陸上一掃光，喘息在臺灣島上，想保留一塊踏腳板。

我們神聖的祖國領土，絕不會讓敵人們沾污的。

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又正在領導我們，為改變祖國的舊面貌，以千百倍地努力工作着的時候，失敗了的敵人，他們沒有甘心，卻又強佔臺灣，發動了對朝鮮的進攻，想踏日本強盜的舊腳窩，把罪惡的戰爭火燄引燒向我們年輕的人民祖國。

在美帝國主義蠢進到鴨綠江邊，並轟炸我國遼東省的當兒，全國人民掀起了抗美

授朝、保家衛國的怒潮，組織了中國人民志願軍，把美帝及其幫兇們部分地殲滅在朝鮮山地，並光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文化古都平壤和漢城，正在爲全部解放朝鮮浴血戰鬥着，使紙老虎的破麻稈架子倒在我們的腳下！

美帝的下場，將和日本強盜沒有兩樣！

勝利永遠是屬於保衛世界和平的人民。

今天出版這冊詩，一方面，算作給偉大的西北行政區、黨、政、軍、民的獻禮；另一方面，也是要我們底人民知道，勝利的果實是革命先烈鮮血換來的，我們應該寶貴她，愛護她，和努力建設她。

學習千萬烈士和英雄們（竇世英和李逢春們）的自我犧牲和英勇戰鬥的精神，來保衛我們偉大而美麗的人民祖國，把一切敢來侵犯的敵人，消滅在牠們剛舞爪的地方！

侯唯動

一九五一，二，二〇，花燈節。

哈爾濱市，南崗，阿什河街。

目 錄

序 詩	
第一章 撒在腦後的日子	四
第二章 婆媳一心	一七
第三章 革命的親戚	二八
第四章 任務重於生命	四一
第五章 界碑	五八
第六章 考驗	七二
第七章 收回血債	八三
第八章 榮譽花	九四
第九章 好遇合	一〇七
第十章 賣紅馬騎手底再考驗	一三一

序 詩

我底祖國，

請接受一個青年的詩章，

一個農民的子弟

粗野的歌唱。

古老的事情過去了，

我不願追想。

未來的那是全新的，

會發上大家的眼光。

我不唱英雄、笑人，

才子、佳人我全不理，

沒有什麼熱情愛的傳奇，

或是一個有禮貌的強盜的史迹。

現在我要讀美的，

是幾位羣衆——農民青年，

我自己的

一搭要長大的親熱的伙伴。

趁着早春的太陽，

還沒露面，

我底粗拙的手，

不顧山裏的春寒，

要給幾個農民代言。

哦，老姑母，安好！

哦，李逢春，你早！

哦，寶世英，你的墓堆上的迎春花

又嘯嘯開了。

我這你們的知己朋友呵！

土生土長的小夥子，

爲了能編歌，

你們呵！

也就上了我們鄉土的熟調。

最後，這篇詩，

還要獻給我的母親，

因爲她呵！

能把她靈魂的琴弦撥動。

第一章 撒在腦後的日子

死長的冬天滾開了，

河水暢快的淌，

地土開了凍，

迎春花，

姑娘們戴在頭上。

清早晨，

爛泥漿糊的路上，

走的是誰呀？

李逢春。

他到哪裏去呢！

到他姑母家裏，

那是鄰近的村莊，

連畔種地。

他走上了

常在這一帶收拾柴草的

北山茆茆，

那河灣的大紅砂石，

他磨過鐮刀。

那棵老杜梨子樹嚙！

站在山頭上瞭望，

人已經換了幾代啦，

你越長越高與了。

他和表哥

爬上去拆過厝底窩，

表哥填一口杜梨子，

他想用手去掏。

那時候俏皮的很！

這兩個小淘氣。

可憐的姑母哟！

你守寡把表哥養大的。

姑母家門前一樹槐（註），

像撐着一把傘，

五個人合抱那麼粗，
好壯的槐樹！

人老遠的看見了樹，
就想起了

姑母長的好體面，

歌子長着腳，

到處替她傳名的姑母。

人若從這一帶路過，

遠遠路也不嫌，

看她一眼，

還想看；

(註) 「二樹槐」，西北話，一棵槐樹。

看過以後，

一輩子就忘不了。

姑夫呢，

是挖弄糞土的莊稼漢，

憨厚又樸實的

農民，

土地的兒子。

提起農民呵！

有這麼一個比喻：

「我們像是雞的命：

刨一把吃一把。」

姑夫呵！

你錯啦，

你被地主勾引着，
走了一條壞門道。

賭博，

那是巧取窮人的錢哩！

別去試呵！

那是在鴿子口裏掏食呀！

小麻雀。

你輸精光了，

你被剝去棉襖，

你輸的

搓扭手指頭。

半夜從雪地回來，
上半身凍的冰冷，
走進門就不省人事，
新年新月你死了。

你死啦，

年輕的寡婦，

祇有抹眼掉淚，

你死後，

丟給她二男一女。

這該怎樣呀？！

馬大叔替你贖了債，
從此後，